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七下

詳校官中書

臣

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

王允中

謄錄監生

臣

劉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卷七下

元 黃潛 撰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
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稻後九世是
為武翼大夫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官
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

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為
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
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為田二
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
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
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
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
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

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范志歧公方貴顯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田以為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

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
君三子長濱次湊次京湊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
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
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
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
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多爾濟巴勒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

於潛曰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佐太祖皇帝肇造區
夏克有大勲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為國家之世臣茲
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
於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
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
知備員禁從恒廩焉以隕其家聲為懼竊聞古之人或
以善為寶或以仁親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
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

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
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迷而刻諸某厯觀漢初之豪
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
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
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於甲
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四百年猶廟食於
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
而言則為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扎刺爾氏

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於彛常自時厥
後享有茅土訐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
業之盛有光於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
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
魯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
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盖人
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
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

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
而知忠之為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
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為慮豈不
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
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於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諭于某曰予幸以國子

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
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
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於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
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傲以為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
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為我記之某聞
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
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
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

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鈎摭趨辨為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濶年未至而不視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

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敦厯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於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其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實特穆爾使書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

焉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
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厯服忠獻遂以
佐命元勲入東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寘其家於
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敵祥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
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為時名臣即文
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
為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於中書畀
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構興之初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玄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墀而祭之後世之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自則自奠

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
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
而誰歟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
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闡開之
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
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
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已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
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況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

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祭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特穆爾達實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餘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勲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
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敕尾以之入銜
重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
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
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
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
公鑄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
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

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
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
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
在方冊垂於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
凡大拜之後必諏告視篆於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
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托克托太傅公兩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
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故得右

丞相旺扎勒太傅公而下總闕十有闕人磐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

為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伊斯提費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伊斯提費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

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項因纂脩
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
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於今題名久未
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
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偏州下邑莫
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覩其闕文
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國家之聲明
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叅佐具

於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
天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於灤陽
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
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於四方載事以傳
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聖心退
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擢必勲閑

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
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
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
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
焉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
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
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
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

院與其曹屬並列於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克遜公良楨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於廡下未及成而出持聞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為之記潛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闥

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為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最號雄繁而百工之事尤為叢劇豈它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

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覩其氏名知所歆慕而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宮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本為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額森呼敦博囉特穆爾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

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
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
卿奏事與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
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
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公
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
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
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

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為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於永久者

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
國家相為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為存也請以是
為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灤陽八月回鑾十月甲
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為行都士之所聚為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
申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
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庳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

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為外蕃聖化所暨
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泯其舊久未有
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
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
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
列屋為間者五而後為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叅
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為高閣以藏書榜其額曰
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

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
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
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呼都克婁斯又即其地構
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達路後
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也至正
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於火飛燄及殿檐而止持正賓
賢宗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
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

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簡材而李君祁來為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為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從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齋東西對峙輦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為亭以覆之殿廬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

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
計者總若干甍堂涂自門屬於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
之費為錢若干緡為米若干石悉出於瞻學經用之餘
未嘗以匱官勤民為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
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
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
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

馬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
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
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
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
工役之槩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
龍飛進士今為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
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歿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詰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於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

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
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
人方氏倡衆為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
季年方氏有大治承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
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為鄉先
達而不知所敬慕不徒効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
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
謂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逮事
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厯踐要塗晚以從
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
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
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
墓銘論次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
廟之顛末附見於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
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

侯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額森呼敦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為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遇世祖於略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鄠羅總管終於家吾曾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

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
葬於鄠蓋視鄠為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為丞
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
則侍聞燕於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
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
嘗買田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
在其間幸為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
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

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今為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為樊川西為韋曲東為杜曲則唐人所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為終始秦樹隴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異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

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
木最為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於
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
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
地自謂吾老為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為樊川集
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
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
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

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
為家無何有為鄉視半萬里皆吾室吾閭也而況鈞天
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曰是有以慰
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記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
之望者曰暘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
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

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達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
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羸程土物略
基址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
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穹門下至庖湍庫
庾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甃黝堊續壯而不
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
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為芰荷菰蒲之區又十畝
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

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戒前人之志又將有以昭示於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佯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

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側之堂為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為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為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

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況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為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鐘為弟子之養尚恐靡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

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
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
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
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
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為惠益豐為養益大戴氏父子
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
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
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為監當官公

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卽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創始靡得而詳圖誌載

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為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
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勿葺非一日矣聖
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閭林林總總
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
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
顧以承平滋久執事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

起乎倉猝中區倣優而旁州比縣民謠不寧于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於帥閫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脩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巴扎訥奉政公僉事圖們特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巴延巴哈亟謀興作僉事闕

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

陳侯亦自任為己責而不敢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撥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材而佐費廩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為僦直募閒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

首尾親臨督視命察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藉其攸助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扁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甃城甃石為路脩與城等案甃為堞其崇五尺屋於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於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為險北東西

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釣橋過以三石壩壕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樁以防其空鄰屋於壕澁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潰於城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為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

為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於後人某竊惟易於萃戒
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莅嫠為會府民物
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銷潛弭姦覩之萌誠有
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嫠獨按堵如故居安慮
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
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
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
垣墉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為流通

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
永是賴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
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
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為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
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
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

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
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
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
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於
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
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己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
厯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
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蒞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

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於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街道暨茨瓦甃黝堊髹彤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為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萌之以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揚堦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

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于干戈之餘其辭逸
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侯下
車之初即以興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決而
畢潰於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
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
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
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詞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猥
令載筆為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

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祕書少
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
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謬于緩急之
序如此云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
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
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

友也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謬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為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為之盡疊疊不倦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

終苟道一章屢嘆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
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
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
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
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
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
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
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

迹南北形勝詢諸史謀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為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小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遽聞誦詐之言則先入者為主害心

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為同志永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

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為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為臺諫為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於宗族隣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為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于是大愚及

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
先生好為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
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
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遣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
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荅楊
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王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
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於家後百二十年

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脩食堂師蒙作也祠室堂軒為間者三翼以齋廬為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為古者鄉先生歿則祠於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

為文以祭牽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有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為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於東陽者十一世

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於宋季用八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乎君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為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倜儻尚義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為之師公時自著庭歸卧蛟峯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

文藝九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皋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為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龜並登上庠領曾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

國華國珍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為仇家飛語所中
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
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父在廬陵亟遣招之
見其磊落不羈論議疊疊知為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
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
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
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
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羣居

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歿穀城逢時
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於朝暨出為
穀城尉倦游而退休於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
晦自以生晚不及覩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
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
曰黃金塢雙峴擁其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岡獨據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為
楹間者三昇石刻寘其中外為小軒以憇來客而便觀

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壑而言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逮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致其成規舉其隆典使賢材興於昭代義聲動於遐方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
予寶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圖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
伯潛之曾外祖也徐為東陽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
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永次極次諱
次逸族大而分增居縣南號南徐諱居縣東號東徐兩
族尤盛掇巍科躋顯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

子曰壽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楠免解進士考曰
忻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
授堂差泗州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潛之曾祖
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
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為我祖考請婚焉祖妣
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二女長
即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潛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
之側而荷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沒已久而

潛忝有祿食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伸
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
用著令推恩於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潛既得謝而
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祖妣之再從姪
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譜圖俾潛以祖考祖妣之年壽
卒葬贈封官爵系於下方我祖考諱堦卒於大德八年
五月廿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于大德七年八月廿
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於義烏縣所居東北三

里崇德鄉東楚之原祖考前承節郎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本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追封江夏郡君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亢其宗者徙居義烏三世矣

按此下凡雜說七條原刊本佚其標目而參校危素所訂潛集又不載此數條之文無可考補今姑闕之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之說為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

官法考之即所謂載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
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辨不
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
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
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
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
卦為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尚書
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
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
八卦為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尚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
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
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
解之獨鄭玄忽作習而謂習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
是以習為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
羑里時伯邑考已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
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
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為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
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為雅
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
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蕃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為陛下按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辨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叡齊司馬貞曰

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叡文相近而言也
又曰濬當讀為迅則又因裴駙訓徇為疾而以迅為疾
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
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
為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
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
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

或對曰黃帝已仙羣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叙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鍾史寬舒封禪書註引
徐廣曰鍾丈志及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
昭曰黃鍾人姓名一以為地名一以為人名前後自相
矛盾漢書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
鍾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
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鍾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
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

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于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為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所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却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為奇者

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

應邵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邵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為簠器何耶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朱真為之或以為宋之權行守試即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復單車歸為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

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資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寄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為行也

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紂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

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

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為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脩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於當代宜仲懋賞式勸忠勲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

及陳均編年備考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捨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潁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脩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

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燿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前議蘇轍時為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記孝宗聖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

曰淳熙中張說為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
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
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
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
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
愕然按宋寶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
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為良祐而不知良
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

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際
大坡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累進知院事淳
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東史筆者毋責可
也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隸麾下
犯法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
之軍前會金人犯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為踏白使已
而凱旋補為統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
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訢大抵相

類漢史備考三人事以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
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行於世而新史得以備
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
稔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
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
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
公與語大悅即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它

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既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
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闡景湖
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遺五年丁巳正月一
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於江陵府治閭
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為撰行狀
上於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
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
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

名誤以夢炎為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
無所於考立信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託亦弗
之考而旁采傳聞之異辭以七年為六年則歲在丙午
又以為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
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貌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
先曾祖戶部府君忝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諭
實與公並命同一告詞是年十一月貌孫除監察御

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脩官後九十年是為令
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為太學蓋
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
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士諭皆師儒之清選
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告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
訛近閱新宋史貌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
告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貌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
尤足驗其為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於此以俟後之秉

史筆者刊正焉

雜辨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楊子雲皆以為疑或曰
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
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又叔
於許為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
以為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
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者又為誰乎姑闕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為宋繆公
之後音謬者為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
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
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一與謬同秦
繆可音謬安知宋繆之不音謬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
繆為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
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
竒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為據乎

漢有謬忌字正作謬文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一而忌之名亦辨證所不及辨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栢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

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祕書為塹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官猶令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也程泰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

南史賈希說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
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
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
自漢已然泰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書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芊蒂或為黻
黻與蒂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圖故人
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
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

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初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

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堦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
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堦
山嶽而有堦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
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
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槩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
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弨一弛何緣設已覺翻翻不受

藥陸放翁曰藥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藥亦謂之藥音
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藥夜珠圓漢地里志朝
鮮民飲食以籩豆顏師古曰若今之藥音其敬反韻書
藥字注曰有足以凡物也義山以藥為去聲蓋本於此
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
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予曰既
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

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
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
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
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
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為
人言而為之永慨或曰傳錄者既以廟諱同音而為之
諱少將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
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二

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為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況當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閣風驚樹罷琅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熙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為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廡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廡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

子庶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庶為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庶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峇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為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為二斗

非也南斗於次為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為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瀛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楚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為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於史館

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
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
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
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
府太平樓上有確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
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于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

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
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塏以進納恩補承節
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
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
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
朝請以為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

大星煜煜然陞於懷生甫睟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
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
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
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
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
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年公嶽期公甚遠歸從
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

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為甚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為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為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

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為取它私販事以實之
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刼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
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為之疏剔以其獄
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
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為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
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昏田闢訟
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壹經論定翕然畏
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

於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
省丞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為尤
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
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
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
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
焉公涖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奸民以
偽鈔鉤結黨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

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僣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唐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為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偽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証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

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為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
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
轉丞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入拜所親
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
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
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
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湔等處儒學提

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脩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多爾濟巴勒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多爾濟巴勒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脩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

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
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淞丞相達實特穆爾公承制
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為之傷悼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
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
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
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
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疊

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
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
為禮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黿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目
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
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
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
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

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軍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一旋踵間照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

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
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
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
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
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
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丞來
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為歸全述銘著德東楚之阡中奉

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請諡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
一代之文章為諸儒之軌範既有功於名教宜加贈以
褒崇切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脩
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
翰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事郎
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

奉政大夫江淞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
順大夫祕書少監居閑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為翰林
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
事屢蒙召見殿庭賜以樽酒金織紋段寵遇優渥蹟公
之蒞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
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
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
闈主文既公得士為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

繼韓柳之雄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為治朝之大雅古文諸作垂奕世之弘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鳳仰之若山斗年既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浙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於家亨以匪材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為縉紳所推許為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於部令此依翰林侍講學

士表稱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諡仍行翰林國史院為之立傳甚愜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轉呈施行

諡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為日月星辰在下者為山川草木賦於人者為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為當世之儒宗

者未嘗無人焉迺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
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
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
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
而弘帝制脩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崇
邃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底故我國家
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必命公為之海內冠帶之士以
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為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

家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趙璧其文章
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
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夏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
為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
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冊
銘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諡國有彝章謹按諡法博
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諡曰文獻前應奉翰林
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新除文林郎

太常博士傳亨謹議



文獻集卷七下